



# 寓题篇中情韵长

◇ 张杰民

宋天圣九年(公元1031年),初涉仕途、踌躇满志的欧阳修赴任西京留守推官。

当时衙门东边有一块荒地,欧阳修欲把它改造成菜园,并植花果桐竹百余株。就是这么一件生活细微之事,欧阳修通过与两位园丁的对话,写出了《伐树记》这一千古名篇。

这篇文章,寓题篇中,出其不意,情深韵长,耐人寻味。首先借园丁之语,道出了臭椿树不可养而被伐,而杏树能开花结果,有欣赏价值,还有更大的经济价值得以幸存的观点。欧阳修觉得这两种树的去留与庄周言下的树木遭遇恰恰相反,开始质疑并驳斥庄子“才者死不才者生”之说,而认为“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”,最后又借客人之语解释了庄子之说与己所见情况的异同,确认了自己的认知:物类的“幸之与不幸”,取决于环境对他们的取舍和需要,并没有什么前定的结果。这种巧妙的叙事策略,不仅反映出作者对“才与不才”“幸与不幸”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,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、生动性和感染力。

据有关资料,中国的树木大约有8000多种,材质有软硬之分,用处有大小不同,价值有贵贱之别。《伐树记》中说,战国中期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曾托物言志道:“樗、栎以不材终其天年,桂、漆以有用而见伤夭。”意思是说,无用之材可一直长到老,而有用之材一旦成材便被人砍伐。原因很简单:人们伐树的依据在于树木是否有利用价值。庄子的咏叹,流露出许多的无奈。他所着眼的,是生存中的诸多问题,而不是生存价值的问题。在他的心目中,也许自己就如那桂树、漆树,为了避免“伤夭”,他只能逃避,乐得去逍遥。

欧阳修原本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,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《庄子》于其中的痕迹,但对于庄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,欧阳修又不迷信权威,敢于带着质疑的态度去验证一件事情是否正确,正如《罗曼·罗兰回忆录》中所说:“最伟大的科学,永不满足于无知,怀疑的种子,它在强者心中比信心更有生殖力。”对于庄子“才者死不才者生”的说法,欧阳修认为庄子考虑问题有点片面,“凡物幸之与不幸,视其处

之而已”,万物之所以有不同的境遇,它们的生死别离、悲欢离合,它们的幸与不幸,都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,并强调这一切受到主观意志的制约。环境和主观意志适合其生就能生,不适合其生就不生,生或不生与有用或无用没有本质联系。这就跳出了庄子“以无用处无用”这一虚无遁世的思想圈子,否定了其“才者死不才者生”的消极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
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,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。人是有独立思想的个体,独立思考是人们自主、理性、清晰地认识世界的方式,是进步和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。一个人如果善于独立思考,就会激发其创造性,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前进的动力,最终成功到达目的地。一个人如果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,就会随波逐流,成为影子一样的存在。我们只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,才能使自己在生命的长河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权威人士都是在特别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人,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权威要言听计从,因为他们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百分之百正

确。如果盲目跟从,不仅丢掉了自我,更是放弃了追逐梦想、探索未知的乐趣和自我满足。

从古至今,生物与环境都是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,环境能影响生物,生物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不断地影响着环境。从《伐树记》中我们可以看出:树与大地之间是一种环境,树与树之间也是一种环境,树与人之间同样是一种环境。他们的生存和死亡既与自身的价值有关,又与环境相连。人也是环境的产物,一个人的性格、思维、行为方式以及命运都是由其生存的环境和主观态度决定的。人们不能让社会环境适应自己,而应该主动地去适应社会环境、改造社会环境。在环境发生变化时,要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,努力营造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,建立人与环境之间新的平衡与协调关系,让生命之花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

有益者生存发展,无益者遭淘汰。客观物质也罢,人生在世也罢,都应多多为环境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,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③22

## 智慧的彼岸

### 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解读

◇ 张君民

(接上期)

#### 第五章

##### 【原文】

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圣人不仁,以百姓为刍狗。

天地之间,其犹橐龠(音 tuó yuè)乎?虚而不屈,动而愈出。多言数穷,不如守中。

##### 【译文】

天地无所偏爱,任万物自然生长,既不有所作为,也不刻意创造,对待万物就像对待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一样,用完后,随便拆除,随便抛弃,并不去珍惜他。同样,圣人效法天地之道,把老百姓看作刍狗,任他们自己成长发展。天地之间,就像一个风箱一样啊!空虚却不竭尽,鼓动起来,风吹不息。政令过多反而行不通,不如保持内心虚静,空虚无为。

##### 【解读】

要想很好地理解本章,要从“仁”和“刍狗”这两个词开始。因为这两个词常常会招致人们对老子没有仁爱之心的指责。

“仁”字,从“人”从“二”。从“人”,表示一个站立的人;从“二”,表示数目字,复数,指不仅是我一个人,还有我以外的很多人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,将心比心地、公平地

对待每一个人,不能有所偏爱,老子用在这里的“仁”字,并非儒家所推崇的“仁爱”,而是没有偏爱、公平的意思。“天地不仁”和“圣人不仁”是说天地对于世间的万物,是无所谓仁慈的,对一切都是公平的,一视同仁的,无所谓偏爱的,圣人也是如此,无论高低、贫富、贵贱、亲疏,在天地和圣人的眼里都是一样的,要平等、公平地对待万物。

“刍狗”一词,指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,庄子在《庄子·天运》一文中给予了这样的解释:“夫刍狗之未陈也,盛以箧衍,巾以文绣,尸祝斋戒以将之。及其已陈也,行者践其首脊,苏者取而爨之而已。”意思是,用草扎成的狗还没有用于祭祀之前,一定会用竹制的笼箱装着,用绣有文饰的衣巾披着,祭祀主持人斋戒之后迎送着。等到祭祀结束之后,行路人踩踏它的头颅和脊背,拾草的人捡回去用于烧火煮饭。由此可见,老子将万物和百姓比作“刍狗”,并无侮辱之意,而是表达一种对待事物平和、平等的心态,不因万物的外形不同而有偏见。在大道的眼里,人的生死荣辱,不过和刍狗一样,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包含了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。

理解了这两个词的含义,我们就发现,老子在告诉我们:天地万

物皆有所属,都是一种客观存在。万物不因天地之仁而生,百姓也不因圣人之仁而生。他们共生的原因,是一种客观上的相互需求、相辅相成,天地真正的恩泽是顺应大道,让万物自由生长;圣人真正的仁爱,是实行无为而治,给百姓一定的自由,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,天下太平,国家才能长治久安,这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核心体现。

接着,老子又别出心裁地将天地之间的空间比作一个风箱,风箱不动时,不会有风出来,一旦鼓动起来,风就会源源不断地吹出来。推拉之间,万物生生不息,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力量,循环往复,永无止境。

天不语,日出日落,斗转星移;地不言,春华秋实,风霜雪雨。人类也应当效法天地,行无为而治,行不言之教。一个国家,如果政令繁杂,朝令夕改,政出多门,必然导致人心惑乱,百姓负担加重,无法实施有效的统治,进而失去民心,导致政权的丧失、国家的灭亡。不如保持虚静,守中持重,充实内心,少说多做,简政放权,给老百姓以充分自由的天地,才能使其天人合一,自由发展,达到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。

老子关于“不言”“慎言”的思想是有出处的。在西周初期,圣人们就提倡

慎言,周文王在其门前铸造一铜人,用三层铜片封住其口,并在背后镌刻铭文:“古之慎言人也,戒之哉!无多言,多言多败;无多事,多事多患……诚能慎之,福之根也;口是何伤,祸之门也。强梁者不得其死,好胜者必遇其敌……”看看,老子的语言风格与其何其相似!

人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依据两个方面:一是行为,二是言谈。对于行为的影响,人们很重视,因为它可见、鲜明、迅速、立竿见影,而言谈产生的影响,往往缓慢、曲折,甚至适得其反,因此,老子告诫的“多言”,正是多败、多灾的根源。

祸从口出!沉默是金!多言之人多为悻悻自好之徒,有心之人多是沉沉不语之士!①8

(未完待续)



读书·连载